

王育德博士的臺語句末助詞研究

張展毓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

摘要

過往對於王育德博士的語言研究貢獻，多半著墨在歷史語言學、臺語文字化等項目上。本文將以臺語句末助詞為中心，擬就王育德博士的研究成果，與日治時期三本臺灣人的臺語著作《國語對譯臺語大成》、《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福建語法序說》進行比較。此外，我們也將補充幾個前人沒觀察到的句末助詞句法現象，以茲紀念王育德博士的研究成就。

關鍵字：王育德、臺語、句末助詞

一、前言

王育德博士（1924—1985）是第一位以閩語歷史語言學為研究主題，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的臺灣人。在日留學期間，他接觸並吸收了當時新穎的現代語言學知識，知道該如何描寫一個語言，爾後進行分析。在學習的過程中，王育德博士也將這些語言學知識活用在臺語詞彙、音韻、語法的分析上（洪惟仁 2014a）。過往有關王育德博士的語言學成就，極大篇幅是放在歷史語言學上的貢獻，比如：閩語的語言層次、文讀音的祖語形式構擬……等（洪惟仁 2014b；許極燉 2014），對於他在語法分析上的研究，則較少著墨，僅有曾進民（2002）、陳麗君（2012）等著作談及這項成就。

句末助詞（或語氣詞）作為漢語系統中的一項顯著特徵，長期以來一直受到眾多語言學家的關注（Simpson 2014; Cheung 2016; Pan 2021; Cheng & Tang 2022; Jing-Schmidt 2022; Paul & Yan 2022）。一般而言，句末助詞所代表的語法意義雖然較為抽象，且實際運作時無法單獨成為一個句子，需依附於其他句子之中，但其重要性卻不亞於動詞類等實詞。身為一位傑出的語言學家，王育德博士自然不會忽視這個有趣的研究課題。早在 1975 年，他就發表了一篇專門探討臺語句末助詞蘊含義的論文於《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年報》上（王育德 1975）。本文將以此為契機，以王育德博士的臺語句末助詞研究成果作為基礎，與前人相關著作進行比較分析。透過比較，有助於我們了解王育德博士的研究在學術領域中的價值，同時也有機會檢視王育德博士研究的局限性。

文章架構如下：第二節將簡要介紹王育德博士的臺語句末助詞研究，以及日

治時期三本臺灣人寫的臺語語法著作。在第三節中，我們擬就王育德博士的臺語句末助詞分析結果與前人的著作進行比較，闡述其獨特性和未竟之處。隨後，我們將在第四節補充我們所觀察到的一些臺語句末助詞語法現象，用以紀念王育德博士的研究成就。最後，在第五節總結本次發表內容。

二、資料簡介

本節將扼要介紹日治時期三部由臺灣人撰寫的臺語語法著作，分別為《國語對譯臺語大成》、《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和《福建語法序說》，還有王育德博士針對臺語句末助詞所發表的研究內容。後續將利用這些材料進行分析比較。

2.1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劉克明 1919）成書始於 1916 年，作者劉克明（1884—1967），是第一本由臺灣人針對臺語所寫的系統性整理專書，整部專書包含序文、凡例、目錄等共計 419 頁。全書主要內容可分為三大部分：音調篇（11 章）、語法篇（12 章），以及會話篇（48 章）。臺語句末助詞的研究主要放在語法篇第十二章〈終詞〉裡，分成七節來介紹，第八節則是附上兩組有語境的對話句讓讀者們自行練習，以及最後的「國語（日語）臺譯」、「臺語和譯」等練習題。

本文所依據的版本，主要是大正八年（1919 年）十月五日發行的第三版，收錄在國家圖書館建置的「臺灣記憶 Taiwan Memory」系統裡。

2.2 《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

《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陳輝龍 1934）的作者是陳輝龍先生，於 1934 年由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及司獄官練習所無名會出版。這本書共分為 3 篇 24 章，總頁數達 402 頁，是一部相當具有份量的著作。該書以戰前日文文體撰寫，語言風格偏向書面語或文言文。

臺語句末助詞（書中稱為「語尾詞」）主要在第十章討論。該章分為三個小節：首先簡單介紹句末助詞的意義以及種類；接著針對各種類進行細部介紹，如斷定類、疑問類、命令禁止類、感動類和強調意等語尾詞。

本文採用的版本是由臺灣語學社於昭和九年（1934 年）十二月一日再版發行的版本。

2.3 《福建語法序說》

《福建語法序說》（李獻璋 1950）雖然是在二戰結束後的 1950 年發行，但根據作者李獻璋的描述，動機發想於 1940 年，實際撰寫約到 1944 年完成。因此，

有時為了方便起見，還是將它歸類在日治時期出版的書籍。這本書共分十章，總計有 422 頁，也是一部相當具有份量的著作，與上述陳輝龍先生的《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獻璋將臺語句末助詞（書中稱為情態詞助詞）放在第九章討論，這一章共有 19 頁，顯示出這個主題佔有一定的篇幅。該章首先解釋何謂助詞，隨後將助詞分為五大類：決定、完成、商榷、疑問，以及驚嘆類。

本文依據的是由南風書局於 1950 年十二月刊行的版本。

2.4 王育德博士的語氣詞研究

王育德博士的臺語語法研究主要始於 1970 年，一直到 1983 年為止，陸續發表了 11 篇論文在《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年報》上。整體而言，研究主要可分為「詞性」和「構詞」兩大類。詞性研究將臺語的詞類分成 13 大類：名詞、動詞、形容詞、數詞、量詞、指代詞、情意詞、副詞、介詞、助動詞、接續詞、語氣詞、感動詞，而臺語句末助詞主要被歸類在詞性研究裡的語氣詞。

在王育德博士的臺語語氣詞研究中，總共分析了 11 種句末助詞，分別為 la、loo、noo、leh、a、oo、e、ma、koh、suah、niā-niā、還有 honn。本研究的參考版本（王育德 2002：277-281）收錄在前衛出版社 2002 年發行的王育德全集系列叢書《福建語研究卷》一書，該篇著作原文為日文，中文版主要由黃國彥擔任監譯工作，林彥伶負責翻譯。

2.5 王育德博士對前人著作之評述

有趣的是王育德博士曾經在其他文章裡評述過劉克明、陳輝龍和李獻璋等人的語法著作，明顯持有不同觀點。根據以下內容可發現，王育德博士似乎並不欣賞陳輝龍先生的著作。

馬建忠（1845~1899）在一八九三年所著的《馬氏文通》，奠定了現代中國文法體系的基礎，評價極高，但它只是拉丁文法的翻譯。有名的黎錦熙（1890 生）的《新著國語文法》（1924 年），本質上是模倣西方的文法。台灣話有陳輝龍的《台灣語法》（1934 年），但它只是日本文法粗製濫造的翻譯。李獻璋的《福建語法序說》（1950 年）則是把黎錦熙文法套用於福建話。

（王育德 2000a：57）

王育德博士認為，陳氏的分析方式似乎是基於日語文法來進行臺語語法分析，由於日、臺兩種語言的結構差異甚大，此種比較方式並不理想。另一方面，李氏則是單純將北京話（華語）的語法理論套用於臺語分析之上，但由於北京話和臺語的語法相對來說較為接近，因此仍可供參考。

要研究台灣話的文法，有關北京話文法的知識非常有幫助。因為台灣話和北京話同樣是漢語的一支，而北京話的研究最為進步。最省事的方法是把北京話的文法理論原封不動套用於台灣話，無法套用的部分才提出來重新分析討論。

把這個方式適用到福建話的文法研究的，有李獻璋（僑居台灣的福建人）的《福建語法序說》（1950年12月，東京南風書局發行）。這本書的序言說：「本書係配合『黎著：國語文法』，將福老話（筆者註：即福建話）的詞類、句法整理之後，儘量找出福老話文法形態的特色，以適當的方式加以描述。」所謂「黎著：國語文法」，指黎錦熙（1890~1978）在一九二四年所著的《新著國語文法》，是戰前北京話文法的先驅著作。福建話最接近台灣話，所以李獻璋這本書可供研究台灣話文法的參考。

台灣話文法有系統的研究，大概以一九三四年七月台灣總督府警官及典獄官訓練所無名會出版部發行，由該所教師陳輝龍所著的《台灣語法》為濫觴。陳輝龍到底根據什麼學說，利用什麼參考文獻，不得而知。但從他的立場和該書的內容來看，似乎是以當時日語的規範文法為藍本，並參考北京話的文法書（有一處提到《馬氏文通》）。以日語文法為範本，並非明智之舉，因為日語和台灣話的結構迥異。

（王育德 2000b：239-240）

相較之下，王育德博士對於劉克明的著作有著較為正面的看法。他認為劉氏的著作保留了較古老的臺語會話，有利於語法描述，因此適合作為研究材料。

其實在研究北京話的文法之前，應該先正確描述台灣話。北京話有許多文學作品是很好的研究材料。《紅樓夢》、《兒女英雄傳》之類的清朝小說和老舍的戲曲即其代表。台灣話沒有與此相當的材料，如果以自己的台灣話為材料，常常會只利用對自己方便的材料，不方便的則棄而不用。有鑑於此，以前筆者曾經只從歌仔冊找材料，但教授問我說：「文法會不會因為歌仔的韻律而受到扭曲？」當時筆者覺得他的頭腦相當犀利。現在筆者所利用的材料是岩崎敬太郎的《新撰日台言語集》（1913）、劉克明的《台語大成》（1916）等比較古老的台灣話會話教科書、上述的「台灣語法」以及經過嚴格挑選的歌仔冊。

（王育德 2000b：241）

三、比較結果

在本節中，我們將分別以王育德博士所提出的 11 種臺語句末助詞為基礎，輔以記音、分層順序等角度，與劉克明、陳輝龍和李獻璋等人的語法著作進行比較分析，以便觀察當中的異同之處。本節語料將儘可能遵照萊比錫標記系統

(Leipzig Glossing Rules) 的規定：在標音部分，統一轉寫為臺羅標記，漢字原則上依照教育部辭典裡所提供的漢字表記，最後附上華語對應翻譯。

3.1 記音

從現代語言學的專業角度來看，想要研究一個語言，首要之事就是要想辦法調查、記錄這個語言。在進行調查時，記音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步驟。有了忠實且準確的記錄，才有可能對這語言進行描寫、分析（游汝傑 2018：15-37）。

王育德博士身為一位歷史語言學領域的專業語言學家，自然具備優秀的記音能力。在其臺語句末助詞之研究中，他採用白話字作為標音方式，並以數字表示聲調。相較之下，劉克明和陳輝龍兩位前人的著作，雖然同樣包含臺語發音紀錄，但他們主要使用的是日式假名系統。而李獻璋先生在其著作中並未呈現完整的記音成果，只在部分詞彙旁附上日式假名標註，而且缺乏聲調紀錄。

在記音表現上，劉氏的記錄方式相當獨特。他不僅忠實地記錄了實際發音，還特別在變調字旁附上了本調發音，以便讀者進行對照。在句末助詞方面，他更提供了實際調值這項重要資訊，這對我們進行分析研究有著非常大的幫助。比較結果如 (1) 所示。

(1)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記音	✓ (白話字)	✓ (日式假名)	✓ (日式假名)		劉氏記錄了句末助詞的實際音值。

3.2 分層（順序）

在現代語言學的句末助詞研究中，句末助詞出現的先後順序具有特定的涵義，並遵循一定的規則，不能任意調換（Paul 2014; Paul & Junnan Pan 2016; Erlewine 2017; Pan 2018; 張欽良、謝明燊 2018）。不過在王育德博士那個年代，由於句法分析理論尚未發展到這個層面，因此即便如 (2) 的語料有出現「--lah 啦」、「--ooh 喔」這樣子的結合情況，卻沒有特別受到矚目。然而，在陳輝龍先生的著作中，他觀察到了這一現象，如 (3) 所示，並用一個小節對此進行了探討。雖然他沒有闡明這種順序各自代表的意義，但在當時，這樣前瞻性的分析方法已屬罕見。比較結果如 (4) 所示。

(2) （王育德 2002：279）

Hōo teh-beh lâi --lah --ooh.
 雨 得欲 來 啦 喔

‘就快下雨了哦’

(3) (陳輝龍 1934 : 209)

- a. He tsin suí --lah --honnh.
彼 真 嬌 啦 乎
‘那很美啦對吧’
- b. I íking khì --lah --looh.
伊 已經 去 啦 囉
‘他已經去了囉’
- c. Hit-ê tann bô tī --leh --looh --mah.
彼个 今 無 佇 咧 囉 嘛
‘那個現在不在囉嘛’
- d. Tiòh koh khah jīn-tsin tsò --leh --lah.
著 閣 較 認真 做 咧 啦
‘要更認真點做啦’
- e. Khah sit-lé --leh --lah.
較 失禮 咧 啦
‘比較抱歉啦’
- f. Tsit-tsūn to hó hó --ah --lah.
這陣 都 好 好 啊 啦
‘這陣子都好好的啦’
- g. Khah sit-puê --leh --lah --honnh.
較 失陪 咧 啦 乎
‘先走了啦’
- h. Sng khah siók --leh --lah --honnh.
算 較 俗 咧 啦 乎
‘算便宜一點啦’
- i. Sít-tsāi tsin huì-khì --lah --honnh.
實在 真 費氣 啦 乎
‘實在很麻煩啦’
- j. Lim --tsit-pue --leh --lah.
啉 一杯 咧 啦
‘喝一杯啦’

(4)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分層 (順序)			✓		句末助詞 連續出現

					時的順序。
--	--	--	--	--	-------

3.3 句末 *lah*

綜觀前人的著作，句末助詞 *lah* 可說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分析項目，王育德博士、陳輝龍、李獻璋等學者皆投入了相當篇幅進行討論。王育德博士認為，這個句末助詞源自於「*liáu* 了」的變化。

在王育德博士和前人的分析中，「斷定」類涵義具有最廣泛的共識，如 (5) 所示。其次是強調「感慨」意義的使用方式，在這一點上陳輝龍與李獻璋持有相同觀點，請參閱 (6) 的例句。

(5) 斷定類

- a. Sī --lah. (王)
是 啦
‘是啦’
- b. Bîn-á-tsài bē lóh-hōo --lah. (王)
明仔載 袂 落雨 啦
‘明天不會下雨啦’
- c. Á n-ni --lah. (劉)
按呢 啦
‘這樣啦’
- d. Kin-á-jit tsin hó-thinn --lah. (陳)
今仔日 真 好天 啦
‘今天天氣很好啦’
- e. I tióh-sī siáu-iâ --lah. (李)
伊 著是 少爺 啦
‘他就是少爺啦’

(6) 感慨類

- a. Ū tsì-khì ê lāng lōo-bé tik-khak ē sîng-kong --lah. (陳)
有 志氣个 儂 路尾 的確 會 成功 啦
‘有志氣的人最後一定會成功啦’
- b. Bô --lah, guá bô iân-pit. (李)
無 啦 我 無 鉛筆
‘沒有啦，我沒有鉛筆’

除了上述共識外，各位學者也提出了自己獨特的見解。例如，王育德博士認為 *lah* 的使用具有強調完結、事態改變以及請求或勸阻等功能，詳見 (7a)-(7c)。

然而，陳輝龍則認為在 (7d) 的情況下，*lah* 更像是在表達勸誘的意思。我們將比較結果整理在 (8)。

- (7) a. Guá kiánn gōo lí lōo --lah. (強調完結，王)
 我 行 五 里 路 啦
 ‘我走了五里路’
- b. Bô ài khì Kuan-sai --lah. (事態改變，王)
 無 愛 去 關西 啦
 ‘不想去關西了’
- c. Tshiánn tsē --lah. (請求或勸阻，王)
 請 坐 啦
 ‘坐下來嘛’
- d. Lí tiòh siūnn --lah. (勸誘，陳)
 你 著 想 啦
 ‘你應該要多考慮啦’

(8)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lah	強調完結	✓				
	斷定	✓	✓	✓	✓	
	事態改變	✓				
	請求或勸阻	✓				
	感慨			✓	✓	
	勸誘			✓		

3.4 句末 *looh*

王育德博士認為，句末 *looh* 是由 *lah* 轉化而來的語氣詞，儘管他沒有提供具體的佐證。相較於 *lah*，王育德博士認為 *looh* 的使用較為內斂。這個句末助詞還有一個變體 *nooh*，是 *looh* 的鼻化音。與此不同的是，李獻璋原則上也認同這項功能。

- (9) a. Tann tshám --looh. (王)
 今 慘 囉
 ‘這下子糟了’
- b. Mài --nooh, bong tshap i --lah. (王)
 莫 囉 罔 插 伊 啦
 ‘別這樣，不理他了’

c. Sî-kan tsha-put-to beh kàu --looh (李)

時間 差不多 欲 到 囉

‘時間差不多要到了’

d. Tán lú kàu-ui, lâng to tsò-hó --looh (李)

等 汝 到位 儂 都 做好 囉

‘等你到，別人都做好了’

(10)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looh	lah 的變體	✓			✓	

3.5 句末 *leh*

臺語句末助詞 *leh* 與 *lah* 一樣，受到前人語法著作的廣泛關注。除了王育德博士外，劉克明、陳輝龍、李獻璋等學者都在他們的著作中對其功能進行了分析。根據王育德博士的分析，句末 *leh* 主要用於疑問句和命令句中，如例 (9)-(10)，有確定的語氣。此外，在某些情況下，它還帶有反問的意味，大約等同於華語中的「呢」，詳見例 (11)。陳輝龍基本上也同意它具有疑問、命令等功能，但劉克明僅認為句末 *leh* 帶有命令功能。不同於其他人，李獻璋提出了一個較為獨特的觀點，他認為句末 *leh* 實際上帶有一種商量的意味，見例 (12)。比較結果我們整理成 (13)。

(11) 疑問

a. Lí ū kā i kóng àh bô --leh? (王)

你 有 共 伊 講 抑 無 咧

‘你到底有沒有告訴他?’

b. Lín lâu-pē --leh? (陳)

恁 老爸 咧?

‘你老爸呢?’

(12) 命令

a. Khah kín tshòng --leh! (王)

較 緊 創 咧

‘做快一點!’

b. Tiòh khah jīn-tsin --leh. (劉)

著 較 認真 咧

‘要更認真點’

c. Khì khuànn-māi --leh. (陳)

去 看 覓 咧
‘去看一看’

(13) 反問

a. Guá --leh. (王)

我 咧
‘我啦（你想怎樣！）’

b. Guá bē siánn kuânn --leh. (王)

我 袂 啥 寒 咧
‘我不覺得有那麼冷呢。’

(14) 商量

Tsit-jī kám m̄ sī i siá --ê --leh? (李)

這字 敢 毋 是 伊 寫 个 咧
‘這個字難道不是他寫的嗎？’

(15)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leh	疑問句	✓		✓		
	命令句	✓	✓	✓		
	確定	✓				
	反問	✓				
	商量				✓	

3.6 句末 ah

句末 *ah*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句末助詞，因為在前人的分析中，這個助詞的功能具有很大的歧義性，王育德博士、劉克明、陳輝龍、李獻璋等學者對它都有著不同的看法。王育德博士將 *ah* 分析為一種輕快爽朗的感嘆語氣，如 (14) 所示，跟華語「啊」完全一樣。陳輝龍和李獻璋也同樣認為它具備感嘆功能，李氏進一步認為它表達了一種遺憾的決定，詳見 (15)。較為特別的是，劉克明、李獻璋認為它可帶有疑問詞功能，如 (16) 所示。比較結果如 (17) 所示。

(16) a. Sī án-ne --ah. (王)

是 按呢 啊
‘是這樣啊’

b. Lí beh khì tó-uī --ah? (王)

你 欲 去 佗位 啊

‘你要去哪裡啊？’

c. Sit-tsāi tsin suí --ah. (陳)

實在 真 嬌 啊

‘實在真美啊’

(17) a. Tiòh --ah! Tsò-lâng ài tsûn thian-lí --ah! (李)

著 啊 做儂 愛 存 天理 啊

‘對啊！做人應該要心存天理啊！’

b. Á n-ni bē-sái --tit --ah! (李)

按呢 袂使 得 啊

‘這樣子不行啊！’

(18) a. Lú kin-nî kuí huè --ah? (劉)

汝 今年 幾 歲 啊

‘你今年幾歲啊？’

b. Bô lâi --ê sī siánn lâng --ah? (陳)

無 來 个 是 啥 儂 啊

‘沒來的是誰啊？’

(19)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ah	感嘆	✓		✓	✓	
	遺憾				✓	
	疑問詞		✓	✓		

3.7 句末 *ooh*

王育德博士認為，句末 *ooh* 具有確認、提醒的功能，同時也帶有感嘆的意味，如例 (20) 所示。但陳輝龍在他的分析中卻認為它是一個命令或禁止的語尾詞，劉克明也認同禁止的功能，詳見例 (21)。值得一提的是，王育德博士指出，*ooh* 有兩種調值，通常發成陰去調（第三調）[o³¹]，不過在發成陽上調（第五調）[o³⁵]的情況下，它的提醒意味會增強，可參考例 (22)。我們把比較結果整理成 (23)。

(20) a. Tsiū sī lí --ooh. (王)

就 是 你 喔

‘原來是你啊’

b. Hit-ê tsa-bóo sī tsin lí-hāi --ooh. (王)

彼个 查某 是 真 厲害 喔

‘那個女人可是很能幹哦’

(21) a. \bar{M} -thang khuànn lāng m̄ khì --ooh. (劉)

毋通 看 儂 毋 去 喔

‘不要看不起別人哦’

b. Tāk-ke kín khùn --ooh. (陳)

逐家 緊 睏 喔

‘大家趕快睡哦’

(22) a. \bar{A} u-pái tsiū m̄ liōng-tsêng --lí --ooh. (王)

後擺 就 毋 諒情 你 喔

‘下次就不體諒你哦’

b. Hōo teh-beh lâi --lah --ooh. (王)

雨 得欲 來 啦 喔

‘雨快要來了哦’

(23)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ooh	確認	✓				
	提醒	✓				
	命令			✓		
	禁止		✓	✓		

3.8 句末 ê

相對來說，句末助詞 *ê* 的討論熱度並不像 *lah* 那麼熱烈，僅有王育德博士和李獻璋注意到這個項目，兩個人的看法稍有不同。王育德博士認為例 (9) 裡的句末 *ê*，其主要功能是用來判斷、確認目前的動作狀態是否持續下去，大致相當於華語的「的」；李獻璋則認為例 (10) 這種句末 *ê*，擁有「斷定」的態度，只是在語氣上較為和緩。此外，王育德博士特別提及，句末 *ê* 可以出現在句中的情形，如 (11) 所示。我們把比較結果整理在 (12)。

(24) a. Sūn-suah uat lip-lâi tshuē lí tsē --ê. (王)

順繼 幹 入來 揣 你 坐 个

‘順便來找你坐一下的’

b. Í-toh long sī hák-sing ka-tī giâ --lâi --ê. (王)

椅桌 攏 是 學生 家己 夯 來 个

‘桌椅都是學生自己搬來的’

(25) a. I kin-á-jit tik-khak lâi --ê. (李)

伊 今仔日 的確 來 个
‘他今天一定會來的’

b. Kám-kóng hôo-hôo-tôo-tôo tsiū ē ìng --tit --ê --nih! (李)

敢講 糊糊塗塗 就 會 用 得 个 呢
‘難道說糊糊塗塗就行得通的嗎！’

(26) I beh --ê tsheh (王)

伊 買 个 冊
‘他買的書’

(27)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ê	持續	✓				
	斷定				✓	
	句中	✓				

3.9 句末 mah

句末 *mah* 在現代人的臺語使用中，常被誤認為是受到華語影響的句末疑問詞 [ma⁵⁵]。然而，在過往王、劉、陳、李等人的語法分析中，句末 *mah* 一致被認為是一種表示反問語氣的句末助詞，如例 (9) 所示。在劉克明的記錄中，*mah* 的發音類似陰去（第三調）那樣，是中降調 [ma³¹]，這點可以佐證過去 *mah* 的理解，並非像華語句末疑問詞那樣讀成高平音。比較結果羅列於 (10)。

(28) a. Lí to ū thiann-kìnn --mah?! (王)

你 都 有 聽見 嘛
‘你應該聽到了吧！?’

b. Iok-jī ū án-ne siá --mah?! (王)

約字 有 按呢 寫 嘛
‘契約有這樣寫的嗎?!’

c. Guá tít-jit ū huan-hù lú --mah. (劉)

我 頂日 有 吩咐 你 嘛
‘我前幾天有囑咐你嗎?’

d. Lú tsa-hng ū lâi --mah. (陳)

你 昨昏 有 來 嘛
‘你昨天有來嗎?’

- e. Kám-kóng guá tsiū m̄-thang tsiáh --mah? (李)
 敢講 我 就 毋通 食 嘛
 ‘難道我就不能吃嗎?’

(29)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mah	反問	✓	✓	✓	✓	劉氏記錄實際發音為中降音 [ma ³¹]

3.10 句末 koh

3.11 句末 suah

句末助詞 *suah* 似乎已不再出現在現代人的語句中，因此大多數人可能對其語法功能感到陌生。根據王育德博士的觀點，句末 *suah* 表達出一種「最大讓步頂多這樣」的意思，但同時略帶有輕視義，見 (9a)-(9b)，類似於華語中的「罷了」。李獻璋先生也同意這種「讓步」的功能，但他認為它並不帶有輕視的涵義，如 (9c) 所示。而在其他學者的著作中，並未提及這一現象。比較結果如 (10) 所示。

- (30) a. Ū sī, tsit nī lái n̄ng sann pái --suah. (王)
 有 是 一 年 來 兩 三 擺 煞
 ‘就算有，也是一年來兩三次而已’
- b. I nā kah hiah ài, hōo-hōo i --suah. (王)
 伊 若 甲 遐 愛 予予 伊 煞
 ‘他那麼喜歡的話，就給他算了’
- c. Nā bô īng --tit, tsiah mài tsò --suah. (李)
 若 無 用 得 才 莫 做 煞
 ‘若沒用到的話才別做’

(31)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suah	讓步	✓			✓	

	輕視義	✓				
--	-----	---	--	--	--	--

3.12 句末 *niā-niā*

王育德博士認為，句末助詞 *niā-niā* 通常用於表示數量上的限定功能，如同「只有……而已」或「只不過……」，詳見例 (11a)-(11b)。由於其限定性質，它往往也帶有強調的語氣，類似於華語中的「而已」。然而，李獻璋先生對此持有不同觀點，他認為句末 *niā-niā* 和 *suah* 一樣，都是用來表達讓步的態度，如 (11c)-(11d) 所示。同樣地，這個句末助詞的討論也未見於其他人的著作中。我們將比較結果整理在 (12) 裡。

- (32) a. *Kiám sió khuá niā-niā.* (王)
 減 小 寡 爾爾
 ‘只不過少了一點點而已’
- b. *Tsit phênn tsiah sann bān kho niā-niā.* (王)
 一 坪 才 三 萬 籬 爾爾
 ‘一坪只有三萬元而已’
- c. *Lí tsit-ê tsí-hó tsò lô-han-kha niā-niā.* (李)
 你 這個 只好 做 羅漢跋 爾爾
 ‘你這個人只好當個單身漢’
- d. *I put-kòo tãi-sing lái m̄ng niā-niā.* (李)
 伊 不過 代先 來 問 爾爾
 ‘他不過先來問問而已’

(33)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i>niā-niā</i>	數量限定	✓			
	強調	✓			
	讓步			✓	

3.13 句末 *honnh*

句末助詞 *honnh* 在前人的著作中也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分析項目，王育德博士、劉克明、陳輝龍、李獻璋等人都對這個助詞進行了深入探討。根據王育德博士的分析，這種助詞本質上屬於一種說話者擁有既定主觀判斷，卻強迫聽話者接受，並尋求贊同的功能詞。這一功能獲得大多數人的共識，詳見例 (13)。劉克明、陳輝龍、李獻璋雖然在他們的分析中也提到相同的功能，但陳輝龍認為它同時也有表達感動或感嘆等情緒用法。比較特別的是李獻璋認為 *honnh* 也適用於反詰的

情況，如例 (14) 所示。我們將比較結果整理在 (15)。

(34) a. Tsit luí hue tsin suí --honnh. (王)

這 蕊 花 真 嬌 乎

‘這朵花很美對不對?’

b. Tse sī lí ê --honnh. (王)

這 是 你 个 乎

‘這是你的吧’

c. Kin-á-jit tsin juáh --honnh. (劉)

今仔日 真 熱 乎

‘今天很熱對不對?’

d. Tsin kuânn --honnh. (陳)

真 寒 乎

‘很冷對吧?’

e. Lí beh khi ooh, án-ni guá bián khi --honnh. (李)

你 欲 去 喔 按呢 我 免 去 乎

‘你要去喔，這樣我就不用去了對不對?’

(35) Lí m̄ lái --honnh. (李)

你 毋 來 乎

‘你不來對吧?’

(36)

比較項目		王 2002[1975]	劉 1919	陳 1934	李 1950	備註
honnh	尋求贊同	✓	✓	✓	✓	
	感嘆			✓		
	反詰				✓	

四、現象補遺

本節將補充前人著作未提及之現象，重點聚焦於意外語氣標記、其句法階層關係，以及句末助詞 ê 與一些句法成分之間的互動。透過本節的補充說明，我們希望能進一步紀念王育德博士在臺語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

4.1 意外語氣標記

4.2 句末 ê 的互動

五、結論

這篇文章主要以王育德博士的臺語句末助詞研究成果為基礎，與前人的相關著作進行比較分析。透過比較，我們可以了解王育德博士研究在學術領域中的價值和局限性。此外，本文重點關注意外語氣標記、句法階層關係以及句末助詞 *e* 與一些句法成分之間的互動。透過補充說明這些前人未提及的現象，我們希望進一步紀念王育德博士在臺語研究領域的卓越貢獻。

參考文獻

- 曾進民. 2002. 《王育德台灣語研究之成就》。國立中山大學碩士論文。
- 陳輝龍. 1934. 《臺灣語法全（附·臺灣語助數詞）》。臺北市：臺灣語學社。
- 陳麗君. 2012. 〈王育德先生 kap 伊 ê 語法研究〉。《臺江臺語文學》4: 35-49。
- 洪惟仁. 2014a. 〈第一位閩語學博士——王育德小傳〉。施俊州（主編），《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85-95。臺南市：南市文化局。
- . 2014b. 〈臺灣愛與臺灣話的結晶——王育德著作〉。施俊州（主編），《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96-110。臺南市：南市文化局。
- 李獻璋. 1950. 《福建語法序說》。東京：南風書局。
- 劉克明. 1919. 《國語對譯臺語大成》。臺北市：新高堂書店。
- 王育德. 1975. 〈福建語法の研究(品詞分類)—語・詞の種類〉。《明治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年報》17: 67-68。
- . 2000a. 〈台灣話的語音體系(III)〉（黃國彥譯）。黃國彥（主編），《台灣話講座》，43-57。臺北市：前衛。
- . 2000b. 〈台灣話的文法(II)〉（黃國彥譯）。黃國彥（主編），《台灣話講座》，239-249。臺北市：前衛。
- . 2002. 〈福建語法的研究〉（林彥伶譯）。黃國彥（主編），《福建語研究卷》，261-296。臺北市：前衛。
- 許極燉. 2014. 〈王育德先生研究臺灣話的貢獻〉。施俊州（主編），《王育德紀念講座文集》，164-188。臺南市：南市文化局。
- 游汝傑. 2018. 《漢語方言學導論（修訂本）》。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 張欽良、謝明燊. 2018. 〈如何界定句末語氣詞句法位置？〉。《中國語文通訊》97.1: 169-177。
- Cheng, Siu-Pong & Sze-Wing Tang. 2022. Syntax of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 Chinese. In Chu-Ren Huang, Yen-Hwei Lin, I.-Hsuan Chen & Yu-Yin Hsu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78-59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eung, Candice Chi-Hang. 2016.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Parts of Speech in Mandarin: The State of the Art*, 133-143. Singapore: Springer Singapore.
- Erlewine, Michael Yoshitaka. 2017. Low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and the Final-over-Final Constrai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6: 37-75.
- Jing-Schmidt, Zhuo. 2022.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Sociolinguistic and Discourse Perspectives. In Chu-Ren Huang, Yen-Hwei Lin, I.-Hsuan Chen & Yu-Yin Hsu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97-6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an, Victor Junnan. 2018. *Architecture of the Periphery in Chinese: Cartography and Minimalism*. London: Routledge.
- . 2021.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Linguis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ul, Waltraud. 2014. Why Particles Are Not Particular: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hinese as Heads of a Split CP. *Studia Linguistica* 68.1: 77-115.
- Paul, Waltraud & Victor Junnan Pan. 2016. 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 Chinese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as Head-Final Complementizers. In Josef Bayer & Volker Struckmeier (eds.), *Discourse Particles*, 49-77. Berlin: De Gruyter.
- Paul, Waltraud & Shanshan Yan. 2022.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Mandarin Chinese: Syntax, Semantics and Acquisition. In Xabier Artiagoitia, Arantzazu Elordieta & Sergio Monforte (eds.), *Discourse Particles: Syntactic, Semantic, Pragmatic and Historical Aspects*, 179-206.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Simpson, Andrew. 2014. Sentence-Final Particles. In C. T. James Huang, Y. H. Audrey Li & Andrew Simpson (eds.), *The Handbook of Chinese Linguistics*, 156-179. Hoboken, USA: John Wiley & Sons, Inc.